

第六单元 演讲

A 篇

奥普拉·温弗瑞在南加州大学传媒学院的演讲

- [1] 所以今天，我带来了一些好消息和坏消息给那些打算围绕沟通能力建立自己生活的人。所以，我想先把坏消息说出来，这样你们会更清楚。我总是喜欢把坏事放在前面，它就是：我们周围的一切，特别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现在都被用来削弱我们对机构的信任，干扰我们的选举，对我们的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它为广告商提供了一张了解我们最深切愿望的地图，它让错误信息泛滥，让人们的注意力从虚假网站的短小虚构的故事，到围绕各大新闻网站兜圈子。我们在盯着手机看的时候，已经被导入车流之中。
- [2] 好消息是：你们父母今晚可能带你们去吃特别的晚餐。我听说了。我可以做得更好一点。既然我已经提到了一些坏消息，好消息是确实有解决办法——就是你们每一个人。因为你们将成为新的编辑守门人，一群雄心勃勃的真理追随者，你们将用智慧武装自己，用洞察力和必要的事实打击欺骗。你们要控制那些贬低真实新闻的人。为什么？因为你可以倒推，你可以用真实的信息来回答虚假的叙述，你可以纠正记录。就像 Dean Bay 所说的那样，你也有能力和力量让那些迫切需要讲述自己的故事、或让他人讲述自己故事的人发出声音来。
- [3] 这是我可以肯定的，因为我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如果你能捕捉到人

性，如果你能捕捉到你所说的故事中的人性，你就能更接近你自己的
人性。你可以面对你的偏见，你可以建立你的信誉，磨练你的本能，
增强你的同理心。你可以用你的天赋——这就是你真正要做的——来
照亮我们世界的黑暗。

- [4] 所以这也是我所知道的这个时刻，这是你升起的时刻。这就是我所知
道的：问题是每个人都在用更多的歇斯底里来面对歇斯底里，然后我
们就……都变得歇斯底里，而且情况越来越糟。这些年来我学到
的是，我们不应该去适应它，甚至不能抵抗或反对它。我们应该及时看
到这一刻。我们应该看透它然后超越它。这就是你克服歇斯底里的方
法。利用这一刻来鼓励你，给你壮胆，把你推向你生命的崛起。借用
我敬爱的导师 Maya Angelou 的话：就像月亮，就像太阳，就像潮水
的宿命，就像高涨的希望，你将会崛起。
- [5] 所以你现在的工作，让我告诉你，就是带着你在这里学到的一切，去
挑战左派，挑战右派和中间派。当你看到某样东西时，你会说些什
么，然后用事实和报告来支持它。你必须这样做：你每天都在做选
择，每天都在做，来证明你的诚实，因为真相——让我告诉你一些关
于真相的事情——真相是无罪的。它会消毒，然后充电。真相一直是
并将永远是我们对抗腐败的盾牌，我们对抗贪婪和绝望的盾牌。真理
是我们的救赎。而你不仅在这里，南加州大学传媒学院，要告诉它，
书写它，宣布它，说出它，而且成为它。成为真相。成为真相。
- [6] 所以我想谈谈我们今天来这里的真正原因。你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你
也不能拯救每一个灵魂。但你能做什么呢？此时此刻，我相信你必须
向我们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宣战，那就是玩世不恭。因为当那个小生物
把它的钩子沉入你的时候，它会模糊你清醒的头脑，它会损害你的正
直，它会降低你的标准，它会扼杀你的同情心。迟早，玩世不恭会粉
碎你的信仰。当你听到自己说，“啊，不管一个人说了什么，哦，那
又怎样，不管我做了什么，谁在乎呢？”当你听到自己这么说的时

要知道你是在和我们的文化发生冲突。我也明白，这是多么容易让人失望，如此容易让人陷入冷漠，因为焦虑正在 157 个频道，一天 24 小时，整晚都在播出。我认识的每个人都有这种感觉。但这些时候，在这里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拥有希望的权利，我们需要调动每一点智慧和勇气来站稳立场。问题是：你愿意代表什么？这个问题将会伴随你一生。下面是你的回答。尊重你说的每一句话。当你许下诺言，遵守它，按时出现，做工作，参与其中。然后你将开始从理解中汲取力量——真正知道历史仍在书写。你每天都在写。车轮不停在旋转。而你做的或不做的事情将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你不是从一件事而是从一切事物中建立遗产。

- [7] 所以我在阳光下拥抱你们，希望你们保持好奇心和自信，希望你们拥有道德感和领悟力。我希望你们有勇气——我做过的每一个重大的决定，我都相信我的勇气——还有善良。我希望你的目的和激情与此目标一致。这就是我真正希望的：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为我们的文化和时代的交流贡献一份力量，也为一些真诚的交流贡献一份力量，也就是说，你们必须与人们保持联系，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真实位置；不是你们在哪，而是他们在哪。希望你们能重组事件。当你下注时，希望你能加倍。相信自己能做到。我希望你永远知道，在这个房间里的每个人都是多么快乐，极其释然，因为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美丽的日子里，你来到了这个地方。

- [8] 恭喜你们，2018 届南加州大学传媒学院的学生们！

B 篇

每个孩子都需要一个冠军

丽塔·皮尔逊

- [1] 我的一生不是在学校里，就是在去学校的路上，或者在谈论学校里发生的事情。我的父母都是教育工作者，我的祖父母也都是教育工作

者，在过去的 40 年里，我都做着同样的事情。因此，不用说，这些年来，我有机会从许多角度来看待教育改革。其中一些改革是好的，有一些却不是很好。我们知道孩子们为什么辍学。我们知道为什么孩子们不学习。要么是贫穷，低出勤率，同伴的负面影响……我们知道为什么。但我们从未讨论过或很少讨论的事情之一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价值和重要性，即人际关系。

- [2] James Comer 说，没有重要的关系，就不会有重要的学习。George Washington Carver 说，所有的学习都是理解关系。这个房间里的每个人都受到了老师或成年人的影响。多年来，我一直在观看人们的教学。我看过最好的，也看过最差的。
- [3] 有一次，一个同事对我说：“我喜欢孩子他们又不付我钱。我给孩子们上课才能得到工资。孩子们应该学会。我应该教，他们应该学，如此而已。我对她说：“你知道，孩子不会向他们不喜欢的人学习。”
- [4] 她说：“那只是一堆废话。”我对她说：“亲爱的，你的一年将是漫长而艰苦的。”不用说，它是。有些人认为，你要么有心建立关系，要么没有关系。我认为 Stephen Covey 的想法是正确的。他说，你应该只投入一些简单的东西，比如先寻求理解，而不是被理解。简单的事情，比如道歉。你想过吗？告诉孩子你很抱歉，他们会很震惊。
- [5] 我教过一次关于比率的课。我数学不太好，但我正在努力。我回去看了老师的版本。我把整个课都上错了。所以我第二天回到教室说，“伙计们，我得道歉。我把整个课都上错了。我很抱歉。”他们说，“没关系，皮尔森女士。您太兴奋了，我们就没有打断您。”我上过的课是那么低水平，那么缺乏学术性，所以我哭了。我在想：“我怎么能九个月内把这群人从他们所在的地方带到他们需要的地方？这是困难的，这是非常困难的。我该如何同时提升孩子的自尊心和他的学习成绩？”
- [6] 有一年我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我告诉我所有的学生：“你们被选进了

我的班级，因为我是最好的老师，你们是最好的学生，他们把我们召集在一起，这样我们就可以给别人示范该怎么做。”其中一个学生说：“真的吗？”我说：“真的。我们必须向其他班级展示，所以当我们走在大厅，人们会注意我们，所以你们不能制造噪音。你们只需要昂首阔步。”我对他们说：“我是个大人物。我来的时候是个大人物。当我离开的时候我会变得更好。我很强大，我很坚强。我应该得到这里的教育。我有事情要做，有地方要去，我要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他们说：“耶！”如果你经常说一件事，它就开始成为你自己的一部分了。我做了个测验，20个问题。一个学生错了18题。我在他的纸上写了一个“+2”和一个大大的笑脸。他说：“皮尔森女士，这是F吗？”我说：“是的。”他说：“那你为什么要加个笑脸？”我说：“因为你表现出色：你做对了两题。你没有全错。”我说：“当我们复习时，你不会做得更好吗？”

[7] 他说：“是的，夫人，我可以做得更好。”你看，“-18”吸走了你所有的生命。“+2”说：“我并非都不好。”

[8] 多年来，我一直看着我的母亲用休息时间备课，下午坚持家访，买一些梳子、刷子、花生酱和饼干放在她的办公室抽屉里，给饿了的孩子吃。一块毛巾和一些肥皂给那些闻起来不太好的孩子。你知道，给身上发臭的孩子讲课是很困难的事。孩子也会很难受的。所以她把这些东西放在她的桌子上。几年后，她退休了，我看到那些同样的孩子走过来对她说，“您知道，沃克女士，您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改变。这真的对我有效。您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大人物，但我知道，从根本上说，我不是。我想让您看看我变成什么样了。”两年前我妈妈92岁的时候去世了，她的葬礼上来了那么多以前的学生，这让我热泪盈眶，不是因为母亲的去世而感伤，而是因为她为我们留下了一笔永远不会消失的关系遗产。

[9] 我们能维持更多的关系吗？绝对。你会喜欢你所有的孩子吗？当然不

是。你知道你最坚强的孩子从不缺席。从来没有。你不会喜欢他们所有人，而棘手的人出现是有原因的。这是连接。这是关系。于是老师们就成了伟大的男女演员，当我们不舒服时，我们坚持来工作，我们听取那些没有意义的政策，我们还是教书。不管怎样，我们都要教，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10] 教和学应该带来快乐。如果我们的孩子不怕冒险，不怕思考，都有冠军梦想，我们的世界将会多么强大？每个孩子都应该得到一个冠军，一个永远不会放弃他们的成年人，一个懂得联系的力量，并且坚持让他们成为自己所能成为的最好的人。这项工作难吗？肯定的。哦，天哪，肯定的。但这并非不可能。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是教育工作者。我们生来就是要有所作为的。

[11] 感谢大家。

第七单元 文学

A 篇

应该怎样读书？

弗吉尼亚·伍尔夫

- [1] 首先我要特别提醒读者注意本文标题后面的问号，即便我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答案或许也只适合我自己而并不适合你。事实上，指点别人怎样读书的唯一建议，就是别听从任何指点。遵循自己的直觉、运用自己的判断，去得出自己的结论。如果我们对此有共识，我就可以无拘束地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因为这些看法和建议不至于会禁锢你的独立见解。而独立见解，正是读者应具备的最重要的品质。那么，关于读书会有些什么规则呢？滑铁卢之战发生在特定的某一天，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哈姆雷特》就一定比《李尔王》更精彩吗？谁也不能如此断言，每一个读者都会有自己的见解。无论权威之说多堂皇、包装多严谨，如果让它们占据了我们的图书馆，让它们指点我们该怎么读、读什么以及对所读之书做出怎样的评价，都会破坏知识圣殿赖以生存的自由与开放精神。我们在其他方面都可能受习俗和规范的束缚，唯独在读书方面没有。
- [2] 但是要真正享受自由（怨我用这一陈词），就必须要有自我约束。我们不能徒劳而无效地滥用自己的能力，就像为了给一株玫瑰浇水而喷洒了半个花棚一样。我们应当锻炼自己的能力，使之精准而强大，此

刻此地就行动起来。或许这就是我们在图书馆首先面临的困难。何为“此刻此地”？我们面对的似乎是庞杂繁纷的堆砌：诗歌、小说、历史、传记、词典、蓝皮书；不同性情、不同种族、不同年代的男女用不同语言写就的不同品位的书。它们一本本紧靠着排列在书架上。而屋外，驴子在哐哐地嘶叫，女人在水井边叽喳地闲聊，小马驹在田野上自由地欢跳。我们从哪儿入手呢？我们怎样才能从纷繁的杂乱中理出头绪，进而从我们的所读中获取最深最广的欢愉呢？

- [3] 书既然有类别之分，比如小说、传记、诗歌等。我们应该区别对待，从各种不同类别的图书中获取不同的营养。这话说来很简单，然而很少有人向书索取它能给予我们的东西。我们拿起书时往往怀着模糊而矛盾的想法，要求小说是真实的，诗歌是虚幻的，传记必须充满溢美之词，历史得强化我们固有的观念。阅读时如果我们能摒弃这些偏见，便是极好的开端。不要对作者指手画脚，而应与作者融为一体，作他的同路人和随行者。倘若你未开卷便先行犹豫退缩，有所保留，百般挑剔，那你就无缘从阅读中获取最大的益处。反之，你若尽可能地敞开心扉，书中精细入微的寓意和暗示便会把你从一开头迂回曲折的句子中带出来，走到一个独特的人物面前。沉浸其中，仔细品味，你很快就会发现作者展示给你的或想要展示给你的是一些非常明确的东西。我们先来谈谈如何读小说吧。一部长篇小说分成三十二章，作者苦心经营，想把它建构得如同一座规规矩矩的大厦。可是词语比砖块更难捉摸，阅读与观看相比，是个更长久、更复杂的过程。要了解作家创作的精髓，最有效的途径恐怕不是读而是写，通过写亲身体验一下文字工作的艰辛。回想某件令你记忆犹新的事吧。比如说，在街道的拐角处遇到两个人正在谈话，树枝在摆动，灯光在摇曳，谈话的声调悲喜交加。这一瞬间似乎包含了全部的意境和构思。
- [4] 可是当你试图用文字来重现此情此景时，它却支离成千头万绪互相冲突的印象。有些必须淡化，有些则应加以强调。在文字处理的过程

中，你当初的感受或许已经荡然无存了。这时，还是把你那些写得含糊杂乱的一页页书稿搁到一边，翻开某位小说大师的著作吧，如笛福、简·奥斯汀、哈代。这时候你就能更好地领悟大师们驾驭文字的技巧了。我们不仅是面对一个个不同的大师——笛福、简·奥斯汀或托马斯·哈代，而且还置身于不同的世界。阅读《鲁宾逊漂流记》时，我们跋涉在荒野大道上，事情一件接一件地发生，事件本身以及事件顺序的安排已经让内容足够丰富了。如果说户外冒险对笛福来说意味着一切，那么对简·奥斯汀则毫无意义。她的世界是客厅和客厅中闲聊的人们。这些人的言谈像一面面镜子，折射出他们的性格特征。熟悉了奥斯汀的客厅及其反映出来的事物之后，我们再去读哈代的作品，立即感觉再一次晕眩了。周围荒野茫茫，头顶星光闪烁。此时，心灵的另一面被剖析——不是聚会结伴时表现出的轻松愉快的一面，而是孤独时最易萌生的忧郁阴沉的一面。这里展示的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人与自然和命运的关系。虽然三位作家描述的世界截然不同，它们自身却浑然一体。每一个世界的创造者都小心翼翼地遵循自己观察事物的法则，无论他们的作品读起来如何费力，都不会像蹩脚的作家那样，把格格不入的两种现实塞进一部作品中，使人感到不知所云。因此，阅读一个个伟大小说家的作品——从简·奥斯汀到哈代，从皮科克到特罗洛普，从司各特到梅瑞狄斯，简直就像被猛力扭动，连根拔起；被一会儿扔到这里，一会儿抛向那边。读小说真是一门艰难而复杂的艺术。要想充分享用小说家——伟大的艺术家——给予你的一切，你不仅要具备高度的洞察力，还得有大胆的想象力。

B 篇

一小时的故事

凯特·肖邦

- [1] 大家都知道马兰德夫人的心脏有毛病，所以在将她丈夫的死讯告知她时都是小心翼翼的，尽可能地温和委婉。
- [2] 马兰德的姐姐约瑟芬支支吾吾、半遮半掩地告诉了她这个噩耗。她丈夫的朋友理查兹也在场，就在她的身边。当铁路事故的消息传来时，理查兹正好在报社里，看到“布兰迪·马兰德”的名字赫然排在事故遇难者名单的首位。紧随其后的一封电报，使他在最快的时间里证实了消息的可靠性。他必须赶在那些不太细心，不太温柔的朋友之前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带回来。
- [3] 她并没有像许多别的女人那样，仿佛全身麻痹，无力接受这个事实，而是立刻扑到她姐姐的怀里，嚎啕大哭，仿佛被突然抛弃。当悲痛的狂潮过去后，她独自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不让任何人跟着她。
- [4] 窗户是开着的，对面放着一把宽敞舒适的扶手椅，她整个人精疲力竭地沉了进去，这种疲惫折磨着她的身体，而且似乎也正浸入她的灵魂。
- [5] 她看到屋外空旷的广场上，充满了新春气息的树梢是那么兴奋。空气中弥漫着芬芳的雨的气息。窗户下面的街道上，小贩正在叫卖着商品。远处传来飘渺的歌声，数不清的麻雀也在屋檐下叽叽喳喳唱个不停。
- [6] 对着她窗口西边的天空里，云朵层层叠叠地堆积着，间或露出一绺绺蔚蓝的天空。
- [7] 她头靠着椅背坐着，一动不动，除了偶尔会抽泣一两声，身体会抖动一下。就像小孩子哭着睡着了，但在睡梦中继续呜咽一样。
- [8] 她还很年轻，脸庞白皙而平静。脸上的线条显示着一种压抑甚至是某

种力量。可是这会儿，她只是目光呆滞地凝望着白云间那一缕缕蔚蓝天空。从她的眼光看来她不是在沉思，而像是在理智地思考什么问题，却又尚未做出决定。

[9] 有一种感觉正在向她靠近，那正是她带着恐惧在等待的。是什么呢？她不知道。这种感觉太微妙难解，她说不清楚。但她可以感觉得到它正在空中蔓延开来，穿过弥漫于空气中的声音，气味和颜色慢慢靠近她。

[10] 此时，她的胸脯急促地起伏。她开始认识到那种向她步步逼近并慢慢控制她的感觉是什么了。她努力地想用她自己的意志力击退它，但是她的意志力就像她那两只白皙、纤细的双手一样无力。

[11] 当她放弃了抵抗时，从她微微张开的双唇间喃喃地溢出一个词。她屏住呼吸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自由，自由，自由！”空洞的目光以及随之而来恐惧地神情从她眼里消失了。现在，她的目光透着机敏，炯炯有神。她的心跳加快，流淌的热血使全身的每一寸肌肤温暖而放松。

[12] 她并没有停下来去问问自己，此刻笼罩着她的这种欢愉，是不是畸形可怕的。一种清晰兴奋的感觉让她根本无暇去顾及这些琐事。

[13] 她知道，当她见到死去的丈夫那温柔、亲切的双手十指僵硬地握在一起，那张从来都不会对她吝啬爱意的脸变得僵硬、灰白的时候，她会再次哭出来的。但她看到了在那暂时的痛苦之后，来日方长的岁月将完全属于她自己。她将会张开双臂欢迎这些新生活。

[14] 在未来的岁月里，她不再为别人而活着，而只为自己活。再不会有专横的意志凌驾于她了。人们总是盲目地相信他们有权把个人的意志强加在自己的伴侣身上。此刻，在她灵光闪现的这短暂的一刻，她看清楚了：无论其动机是出于善意或是恶意，这种做法绝不亚于犯罪。

[15] 是的，她是爱过他的——有时候是爱的，但更多的时候不爱。那有

什么关系呢！她突然意识到自主才是她生命中最强烈的冲动。拥有了它，爱情这未解之谜又算得了什么呢？

[16] “自由了！身体和灵魂都自由了！”她不断呢喃着。

[17] 约瑟芬跪在紧闭的门外，把嘴贴在锁孔上，苦苦恳求着让她进去。“路易丝，开开门，求你了，把门打开——你这样会生病的。你在干什么呢，路易丝？看在上帝的份上，开开门吧。”

[18] “走开，我不会让自己生病的。”不会的，她正陶醉在窗外那不息的生命里。

[19] 她在纵情地幻想未来的岁月将会如何。春日、夏日、各种属于她自己的日子。她迫切地祈祷着生命能够更加长久，而就在昨天，一想到生命那么漫长她就不寒而栗。

[20] 在她姐姐的不断恳求下，她终于站起来，打开了门。她的眼睛里充满了胜利的激情，她的举止不知不觉竟像胜利女神一样。她紧搂着姐姐的腰，一起走下楼。理查兹正站在下面等着她们。

[21] 有人正用钥匙打开了前门，进来的是布兰迪·马兰德。他风尘仆仆，泰然自若地提着大旅行包和雨伞。事发时他远离现场，甚至根本不知道发生了车祸。他愣在那儿，对约瑟芬的尖叫感到吃惊，对理查兹快速地把她挡在他妻子的视线外感到吃惊。

[22] 但是理查兹已经太迟了。

[23] 医生们赶到时，说她死于心脏病——极度高兴致死。

第八单元 哲思随笔

A 篇

恐惧心理之种种

亚瑟·克里斯托弗·本森，节选自《我心无惧》

- [1] 如今，当我回首往事时会发现，有些糟糕透顶的经历并没有对我造成什么伤害。我并非要夸大自己经历的痛苦。但是，就如白朗宁所说，“作为一介凡夫，我已经历足够的逆境”——失去亲人、失望、所爱的人疾病缠身、自己也病魔缠身、争吵、误解、敌意愤怒、指责、失败。我曾犯下严重的错误，也曾有负于自己的职责。我曾做过许多令自己懊悔的事，还曾经是个不可理喻、无情自私的人。其中很多事情都使我受到深重的伤害，使我陷入悲哀甚至绝望之中。但是我并不觉得这些事能给我造成本质性的伤害，甚至有些事还使我受益无穷。逆境使我变得更耐心、更勤奋，使我懂得有些事是自己必须要全力避免的。
- [2] 然而有一样东西，一旦我屈服于它，事实上我经常屈服于它，它就会一直束缚和伤害我。它就是恐惧。恐惧有很多名字，每个名字都让人厌恶——焦虑、胆怯、意志不坚。倘若放任自己的恐惧，我想不到哪怕有一丁点儿益处。自从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恐惧就是我人生中的阴影，而且我相信很多人的人生中都存在着这个阴影。我想在这本书里追踪这个阴影，看看它的巢穴究竟在哪里，看看它那可怕的力量究竟

从何而来，还要弄清楚人们应该怎样做才能抵御它的胁迫。当恐惧与人位于世界的两端时，恐惧仿佛是最世上最虚幻的东西。但是与它直面相对的时候，它总是具有一种力量，令人沮丧，令人麻木。它就像一个心怀恶意的人，对人施加可怕的魔法，使人丧失招架之力。但是说来也怪，我的人生中也有那么几次例外。当我真的有理由感到恐惧时，恐惧竟然失去了魔力。让我引用一两个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

- [3] 有一次，我必须做一个小外科手术。事发突然，我毫无思想准备。如果早知道要做手术的话，我会仔细猜测手术的每一个环节，会把自己搞得心惊肉跳、痛苦不堪。而事实上，当那一刻真的来临时，我却看到自己从容地随着大夫和护士走到床边，仿佛是在探险，竟然乐在其中。
- [4] 有一次在瑞士我被派去协助两名向导抢救一位不幸坠崖的女士。我们的任务是：无论她仍然活着还是已经罹难，我们都必须把她带下山。我们带上一台轮椅，急匆匆地穿过松树林赶到山上，发现这位不幸的女士仍然活着，但是伤势非常严重：她的一只眼球已经掉出来，一只胳膊和一条大腿已经断了。她的外套碎成了布条，地上到处都是——一滩一滩的血，血量比我想象中一个人的身体所能容纳的还要多。她的意识尚且清醒。我们必须把她抬到轮椅上，还得问清楚她的家庭住址。在询问过程中，她晕了过去。我们只好继续努力带她下山，然后把这个消息通知她的亲属。如果事先有人告诉我那是个什么样的任务，我想我肯定不敢面对。可是当这个任务就摆在那里等我完成时，我发现自己完全有能力参与其中，甚至一直在想是否有可能采取行动。
- [5] 还有一次，我被困在冰川上的一个缝隙里，身子半悬在空中，下面就是深不可测的洞穴，黑暗中湍急的冰川水流咆哮着。我找不到任何支撑身体的东西，什么都抓不到也踩不到。我的同伴根本够不到我，更别说把我拽上来了。就在我快要失去知觉的时候，我听到自己的呼吸渐渐微弱下来，觉得自己肯定没有生还的希望了。但即便在一筹莫展

的时候，我还是可以对自己说，非常诚恳非常谦虚地说：我一点也不恐惧，只是隐隐担忧自己死后伊顿那边的事该如何安排。因为那时我是老师，不仅要照顾自己的孩子，还要负责学生的食宿。我并没有刻意去这么想，也没有做好面对这种情况的准备。事实上，我的确没有感到丝毫的恐惧。

[6] 还有一次，就在不久前，我要参加一次极艰难、极痛苦的面试。面试之前我紧张得烦躁不安。面试是在伦敦的一栋房子里，并且有可能面试会被取消。当我开车去面试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非常挂念面试是否能如期进行——毕竟我已经痛苦地排练了那么多次——然后我突然意识到，如果这次面试真的被取消，我反倒有些失望了。其实我还是期待着它的，想看看它究竟会进行得怎么样。根深蒂固的好奇心帮助了我，我如期参加了面试。这次面试真的是糟糕极了，比我想象得还糟，但是一点也不可怕！

[7] 这只是我想到的四个例子。如果要问在这几次事件中我的勇气从何而来，我当然愿意说这是因为我拥有顽强的意志。但事实并非如此。前三件事的发生是出乎意料的，但在第四件事情里我一直怀着极度恐惧的心情等待着这一刻的到来，然而到了最后，我没做半点努力，恐惧却一下子消失了。在这几件事的过程中，一种奇特的对体验的热爱、一种生命与冒险进入了更高境界的感觉像喷泉一般在我脑海里涌起。就在被卡在冰川缝隙里的时候，我平静地对自己说：“原来大限将至之时，人的感觉也不过如此！”

[8] 正是这种特殊的经历，使我对许多悲剧历史中似乎不可思议的事情有了一点了解——那些被处绞刑或是火刑的人，在行刑的那一刻从容安详甚至满心喜悦。我确信，是生命永世的理论、那种不朽的感觉帮助他们。尽管有常识和经验，在那种时刻，本能会突然说：“死亡不过如此，然后呢？”这种本能比任何期望或想象都要真实得多。它能使人们在极端的情况下看清事情的本质，让人们坚信：在绳子拉紧之

时，火焰升腾之时，或者刀斧落下之时，有一样东西非但不会受到丝毫损伤，还会摆脱这具备受屈辱的躯壳，最终获得解脱。毕竟，死亡只是一段更漫长、更重要的航程中的一件小事。它仅仅意味着一段经历篇章的结束，以及另一段篇章的开始。死亡的基本要素是恐惧——害怕开启新的大门，放弃熟悉的一切。然而我却坚信，死亡既然是普遍存在的、不可避免的经历，那么它一定是一件非常简单甚至自然的事情。当我们可以回首看它时，我们一定会为自己曾把它看得如此重大、如此可怕而感到不可思议。

B 篇

谈话的艺术

塞缪尔·约翰逊

[1] 虚荣心使人产生种种欲望，其中最普通、或者最少遭受非议的欲望莫过于通过谈话的艺术凸显自己。其他才艺或许我们学会了也没有机会施展，或者即使缺失，也不必担心这一缺陷会经常被人议论。然而，一个人除非归隐山林，否则只要活在世上，就难免会因身边亲友的喜爱或疏离时常感到欢欣或苦恼。因此，予人快乐的本领也就始终会有用武之地。有些人具备这样的能力——无论到哪里都能受到众人瞩目，一出现就仿佛欢乐也同时降临；一旦离去，大家都会惋惜不已，仿佛北方严寒的天气里太阳突然消隐，仿佛想象失去了灵感，欢乐失去了活力。很少有人能像他们那样备受羡慕。

[2] 显而易见，想要将这一宝贵的技能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必须具备某些特殊的条件。从众多人的经验可以看出，人们在谈话中给予他人快乐的多寡与其学问或道德并无相应的比例关系。许多人，若是换在其他场合，你绝不会认为他们有什么重要，但是他们却能成为你家餐桌或者聚会的座上嘉宾。我们都曾有过情不自禁爱上那些你并不尊敬的人的经历。你明知他不学无术，不足以成为良师，而且狡黠多变，

- 不足以成为益友，却依然愿意冒险一试，将他引为伴侣。
- [3] 我十分怀疑，如果没有一点个性的收敛，是否还能左右逢源。很少有人能够在咄咄逼人的目光下愉快地度过时间；因此，凡被争相邀请出席欢乐聚会的人，鲜见有钱有势的显贵人士。机智幽默者如果妙语连珠，迫使拙于言辞的人羞于开口；饱学之士，如果知识渊博到不容任何人幻想对他指点一二；批评家如果对每个谬误都不轻易放过；善意思辨者如果责备无所事事者思想空虚，迫使漫不经心的人集中注意力，他们大多虽为世人赞颂尊敬，却令人感到畏惧而疏远。
- [4] 要想使人高兴，就不能为了炫耀自己谈话艺术之精妙，迫使他人只能洗耳恭听，不敢发表自己的见解，或者剥夺他们的希望，使他们无法贡献一己之力，达到悦人悦己的目的。如果仅靠想象奇特、话语俏皮、应对敏捷而强求来的欢乐，往往只是拉丁人所说的撒丁岛人的笑声，脸上虽强颜欢笑，内心却毫无快乐可言。
- [5] 因此，以叙事为主的交流方式是最容易被他人接受的。凡是腹中装满琐闻轶事、秘密掌故、奇行怪癖的人，极少不受听众喜爱。几乎人人都热衷于聆听当代史话，因为几乎人人都与某位名人有着或实或虚的联系，对于声誉日隆的名字都有一种或褒或贬的愿望。虚荣心往往与好奇心伴生。有人在某个场合只能洗耳恭听，到了另一个场合却有了侃侃而谈的资格。他虽不能理解一系列论点，也无法将诙谐幽默的欢乐精神毫无遗漏地转述，但却自信能将故事细节珍藏于心中，再将这些故事奉献给自己更孤陋寡闻的听众，从而满足自己的愿望。
- [6] 叙事一般说来不会引起听众的嫉妒之心，因为它并没有暗示任何智力上的差距。知道一些尚未被市井小民传闻的事实，这样的巧事人人都能碰上；知道这些事实之后再转述给别人听，表面上看来也无多大困难，人人都认为自己可以胜任。
- [7] 但是，要累积足够的材料来补充不断讲述的消耗，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完全不可能。因此，试图用这种办法自我陶

- 醉的人，往往只能在初次与人见面时讨得他人欢心。由于缺乏新的谈资，故事经过多次重复便会枯竭。
- [8] 因此，如果不另谋更为简便易行的办法，你就不太可能被称作一个好的伙伴。但是，除了那些敬仰真正才学品德和理性尊严的人之外，人类对于其他人都是宽大为怀的。所以，只要能够善解人意便总能赢得善意的回报，只要不遭人妒忌便总能赢得他人的喜爱。我们都乐于被取悦，却不甘心崇拜他人：我们都享受别人乞求我们重视的快乐，却拒绝接受强行要求我们尊敬的价值或精神。
- [9] 能取悦他人的人当首推那些乐天派，因为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让人高兴。他们笑声爽朗，嗓音雄浑，每听到值得一笑的笑话便大声喝彩，每遇到值得高兴的事就报之以阵阵掌声。乐天派本身无需任何幽默的资本，也不需具备任何构思能力，他们只要出现时永远处于兴高采烈的状态就够了。因为人的情绪，无论是或欢乐或严肃，均受他人感染。一旦有人作出表率，便会情不自禁地效仿。
- [10] 仅次于乐天派的是那些脾气温和的人。这些人一般说来并非充满仁爱之心，也无其他崇高品德，其优点仅仅在于反应迟钝，感情麻木。脾气温和的人最大的特点在于能够容忍玩笑；即使置身于喧哗骚乱、污言秽语之中也能泰然自若，不为所动，不受影响；对任何故事，他们都洗耳恭听，不加反驳；受到羞辱，他们也甘心忍受，不予反击，并随波逐流做些荒唐事。好脾气的人多半是爱耍小聪明的家伙练习谐谑入门技巧的理想对象，因为他们从不对那些搞砸了的把戏斤斤计较，对于并不高明的嘲讽奚落也不会突然反唇相讥，而在觥筹交错之间始终心甘情愿地充当笑料，席散之后还沾沾自喜，自以为是个重要角色。
- [11] 生性谦虚的人则属于更低一级的伙伴，他们唯一予人快乐的本领在于不打断别人说话。谦虚的人满足于沉默静听，他的同伴都会真心实意地以为他的沉默不是由于木讷寡言，而是乐于倾听。

- [12] 许多人虽然不具备美德的一般特征，却也掌握了一些娱乐他人的技巧，这使他们犹如有了通行证，足以与世人交际。其中一位，我认识已有十五年，是一家俱乐部的宠儿。这家俱乐部每周聚会一次，每逢聚会的夜晚，11点一到，他便准时演唱他最喜欢的那首歌曲，而且一边演唱，一边用手配以各种姿势，在墙上映出一个巨大身影。另外一位总是反戴假发套坐在一众熟人中间，深得大家喜爱。还有一位，每逢新会员入会，他总要想办法把这位陌生人的鼻子抹黑。除此之外，还有一位靠的是学猫叫，然后又装出一副受到惊吓的模样。再有一位，则是一边学狗叫，一边吆喝酒保将狗赶出去。
- [13] 这些就是增加欢乐气氛的艺术，有时还有助于建立友谊。那些对此类艺术嗤之以鼻的人不应该对此严厉地责备，除非在运用艺术之时伤及了无辜；因为我们永远都需要被人喜欢，却并不永远需要受人崇敬。

参考文献

- [1] Arthur Christopher Benson, Where No Fear Was
- [2] Forbes Global 2000: The World's Largest Public Companies[EB/OL]. (2018-06-06) [2018-08-10]. <http://www.forbes.com>.
- [3] Jeff Cox. Increased Threat of a Trade War Is Ramping up Fears of a "Full-Blown Recession" [EB/OL]. (2018-06-22) [2018-08-10]. <http://www.cnbc.com>.
- [4] Michael H. McGarry. 2017 Annual Report: A Message from Our Chairman [EB/OL]. (2018-04-19) [2018-08-10]. <http://www.investor.ppg.com>.
- [5] Samuel Johnson, The Rambler, January 4, 1752.
- [6] The Economist. Election 2016: How It Happened[EB/OL]. (2016-11-12) [2018-08-10]. <http://www.economist.com>.
- [7] Virginia Woolf, The Common Reader, Second Series